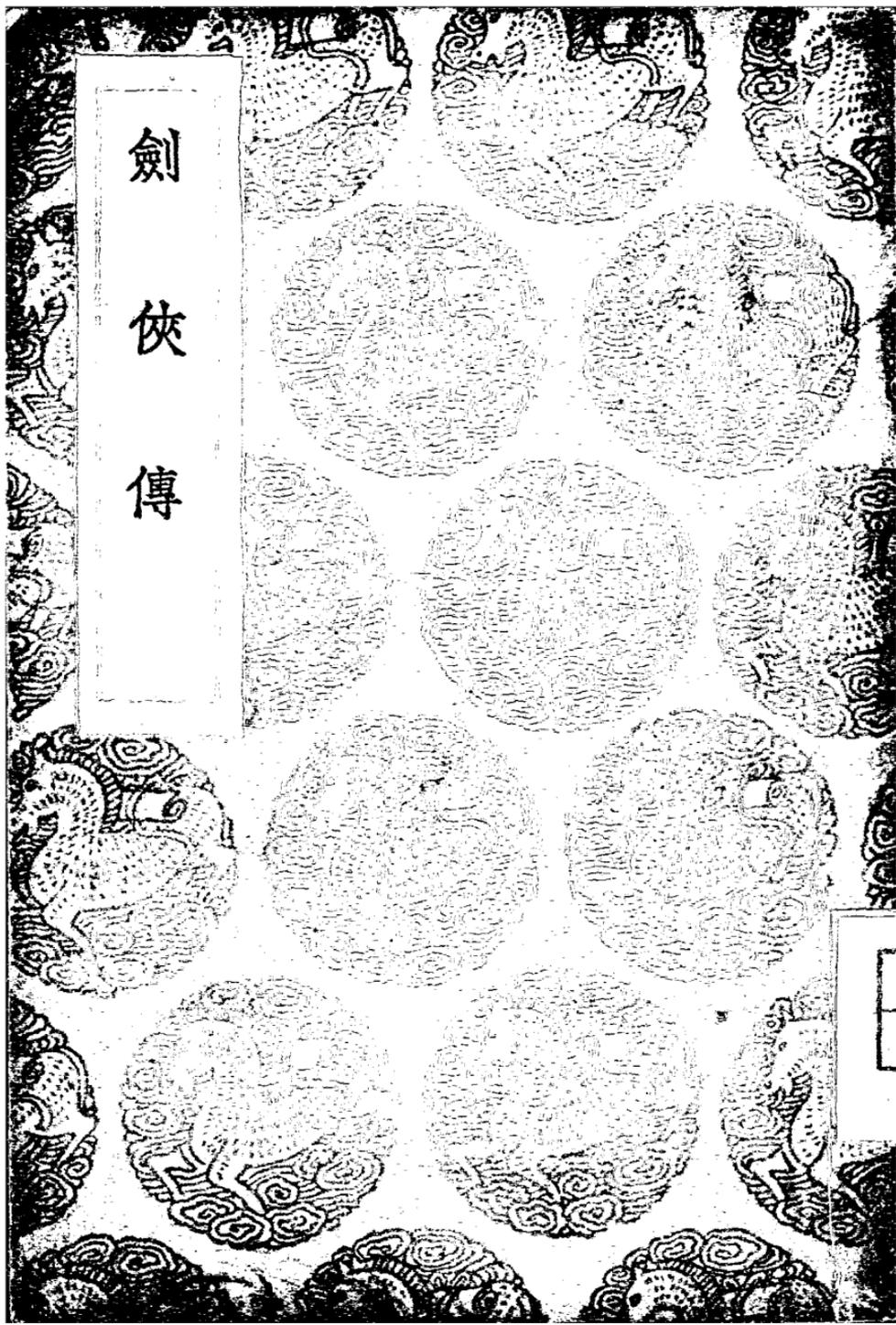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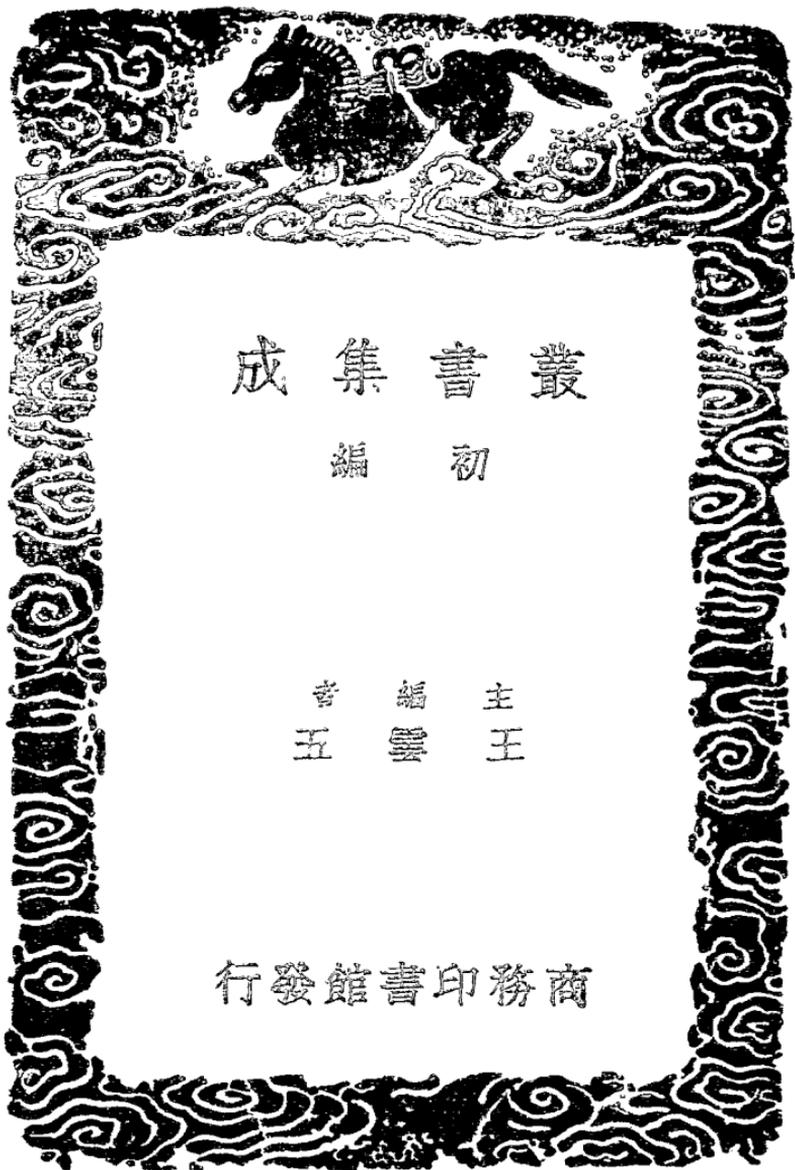


劍俠傳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劍俠傳



釋人入詳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  
顧氏文房及古今說海古今逸  
史祕書二十一種龍威祕書皆  
收有此書顧氏本僅一則說海  
二則龍威一卷共十三則逸史  
祕書兩本皆四卷逸史本在前  
故據以影印並附祕書本汪士  
漢序於後又逸史祕書無撰人  
名龍威作段成式撰不足信

## 劍俠傳序

劍俠傳四卷。不知著自何人。然所記載。則自越隋外。多引唐宋事。後人謂宋時書。理或然歟。其事雖不經見。然叢書說郛諸書並載之。博古者即不必援爲信史。亦能使展卷驚奇。茲附二傳後。以備弘覽云。

康熙戊申一陽月冬至日星源汪士漢識。

劍俠傳目錄

卷一

老人化猿

扶餘國主

嘉興繩技

車中女子

僧俠

京西店老人

蘭陵老人

卷二

盧生

聶隱娘

荆十三娘

紅線

田彭郎

卷三

崑崙奴

許寂

丁秀才

潘將軍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賈人妻

虬鬚叟

韋洵美

李勝

乖崖劍術

卷四

秀州刺客

張訓妻

潘辰

洪州書生

義俠

任愿

花月新聞

俠婦人

鮮洵娶婦

郭倫觀燈

劍俠傳卷第一

明新安吳瑄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劍願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卽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柝地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

扶餘國王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人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公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

妓領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聲低者  
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  
之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  
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  
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綵羅非獨生顛托喬木故來  
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  
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已  
計之詳也幸無推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  
竄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  
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

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  
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既設火鑪中烹肉且熟張  
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  
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  
張梳頭公怒甚未決親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  
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  
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  
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  
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禮之遂環坐曰煮者何  
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匕

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遠。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  
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不則隱耳。具言其  
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  
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  
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  
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  
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  
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  
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

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日期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承期入太原候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慕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廻而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

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歎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將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我於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於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同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安妹處。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棋道。

士對文靜奕虬髯與靖傍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  
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  
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  
罷奕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  
可勉強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  
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  
宅爲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  
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卽  
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  
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

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亦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覆以錦帕旣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杯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

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任，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施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

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  
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奏曰有海船千  
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  
知亂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而賀之  
乃知真人之興由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  
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  
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亂髯所傳也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司  
監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於獄中

云儻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卽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不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繆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麤細如枝五十尺不用繫着抱向空中騰

躑躅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既戲作喚此人令効繩杖遂捧一團繩計百尺餘置於諸地將一頭手擲於地空中徑於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繩虛空餘十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失脫身徃行在此日焉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閑步曲坊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

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恠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當筵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紉素二人羅拜女不荅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

精潔灑數巡女子捧盃問曰父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

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  
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  
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  
時見繩垂一噐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  
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  
也以手撫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  
向女子也云若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膈訖以絹  
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  
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伺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  
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  
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  
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  
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  
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  
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  
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  
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  
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

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  
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  
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  
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  
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  
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  
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搨腦後五丸墜焉有  
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壘餅環之揖韋  
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  
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

郎君則成齏粉也食畢僧曰貧道爲此等向今遲暮  
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爲我斷之乃呼  
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  
腊僧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  
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  
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  
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  
若猿攫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  
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又乃開門  
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

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  
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  
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  
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  
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俱奔馬有  
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  
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  
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盡矣鞭馱

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  
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  
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  
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  
得一二焉

### 蘭陵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  
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輓革掉臂而去  
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  
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

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  
黎之官闕黎唯而趨人拜伏曰迷丈人物色罪當十  
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  
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  
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  
義士之心也老人咲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  
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  
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囊盛長  
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棍光電激或橫若掣帛  
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叩頭不

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  
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曰  
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歸氣  
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劍俠傳卷第一

終

劍俠傳卷第二

明新安吳 瑄 校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  
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  
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爲舅因與同  
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  
縮錫可以梗槩論之唐咲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  
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  
日秘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須傳勿等閑也唐責

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怜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盼之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惧歿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歿某父得乘躡之道者因拱揖唐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

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  
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  
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  
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  
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  
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佛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  
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  
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  
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  
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猴登木無

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獠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非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

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惧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乃給衣食甚豐且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

更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  
喬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  
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  
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  
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  
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  
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  
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  
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  
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

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一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錢，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絹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

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

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樞前慟哭而去開成中冒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

###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子温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亾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惧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抄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亾不敢求假嵩卽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塗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爲媼姪使蓋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

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  
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  
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  
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  
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  
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  
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  
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旦失其疆  
土則數百年功勛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  
公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

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  
某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  
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  
蠻髻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絲輕履胸前掛龍  
紋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  
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  
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  
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  
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爲信耳又  
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

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味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斫而躡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

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  
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減  
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人魏遺承嗣書曰昨來暮  
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  
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  
軍憂疑使者以馬捶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  
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  
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二萬疋名馬  
二百疋及珍異等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  
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

彼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  
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  
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  
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  
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  
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證某誤以芫花酒下  
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  
誅罰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  
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亦甚矣  
况國家達治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

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  
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  
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  
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  
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  
僚夜宴中堂嵩以詞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  
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是洛妃  
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詞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  
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亾所在

田彭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清密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慰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真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

不屈敬弘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  
四座酒醉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  
中漏已傳求之不及因起解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  
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  
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  
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  
旅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  
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時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  
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  
謝曰非有此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偶至

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卽非等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護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怕勇力過人且喜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觀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旣此相值豈復

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款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  
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  
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  
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  
可但賞敬弘而已

劍俠傳卷第二

終

劍俠傳卷第三

明新安吳 瑄 校

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棐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

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  
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  
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  
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  
減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  
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  
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  
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  
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  
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

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  
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  
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  
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  
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  
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  
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  
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  
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  
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

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聞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

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  
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  
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  
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  
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  
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  
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  
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  
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  
家門垣從來邃密肩鏞甚巖勢似飛躡寂無形跡此

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  
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  
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  
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  
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  
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  
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  
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  
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  
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

髮如舊耳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日有夫婦同詣山居攜一壺酒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婦顏色過之其夕以壺觴酌許其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誦已而談劍術俄自臂間推出二物展而鳴之卽二口劍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懼尋而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院僧來尋此夫嬾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

道士能學之乎

時寂道服故也

寂辭曰少尚玄教不願爲此

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淨巾拭脚徘徊間已不見矣  
後再於華陽遇之始知其儒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  
於梓潼廳一僧後至縣宰周樂與之有舊乃云今日  
自興元來杜異之明日僧去宰曰此僧乃鹿蘆躡亦  
俠之流也詩僧齊已於瀉山林下親遇一僧于指甲  
下抽出二劍跳躍凌空而去

丁秀才

郎州道士少微頃在茅山紫陽院寄泊有丁秀才者  
亦同寓宿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不汲汲於進取盤

桓數年遇冬夕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脆羶美  
醞之美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爲戲言俄見戶開奮袂  
而去少頃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  
厨中物因是吟咏忻笑擲劔而舞騰躍遁去唯銀榼  
存焉院主以狀聞于縣官詩僧貫休俠客詩曰黃昏  
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非江淮間曾聆此  
事而構思也

###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忘其名疑爲潘鶴碎也

本家襄漢

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

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尔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畱贈曰寶之不但聚財也後亦有官祿臥而遷貨數年遂鎚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亾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非此攘之盜也某試爲之未知固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里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二鬣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裳

縑縷著木屨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之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特因以他事熟之遂爲甥舅居室甚貧與母臥土榻煙爨或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二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一旦攜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却念珠不知

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可尋覓厚備繒絲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詰旦於慈恩寺忍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將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引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任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弘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巖懿親及宴席帶幕噐皿之類假於計司巖復道以使庫供借其年二月宴於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其比時游士同日都人觀者甚衆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傲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復以巨箠振卓佐酒譁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歐擊又奪所擊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

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箠迎擊中者無不面仆於地敕使亦爲所擊皆奔馬而返與從人俱入門亦隨閉座內甚忻愧然不測其來又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與被歐者徐詰其人曰尔何人與諸郎阿誰有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無識第不平此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謂衆曰此人若不亾去我能殺之後旬朔座中之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子皆能識之莫不加敬焉

李龜壽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於權道唯公心以宰天下故四方有所請碍于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藩鎮忌焉而志尚墳典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于永寧里第別築書齋每朝退獨處其中忻忻如也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花鵲相從既啓扉而犬連吠銜公衣卻行叱之不解既入花鵲仰視鳴噪亦急公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劔按于膝上仰空祝曰若有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脇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歛有一物自梁而墮地乃人也朱

髮衣短皂衣色貌黔瘦頓首連拜唯曰死罪公止之  
且詢來意及姓名對曰李龜壽虔龍塞人也有人賂  
某令不利于公某感公之德復爲花鵲所警形不能  
匿公能赦某罪願以餘生事公公曰待汝以不死遂  
命元從都押衙傳存初錄之日明旦有婦人至門衣  
裝單急曳履而背襁嬰兒請于闈者曰幸爲我語李  
龜壽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自薊來尋及  
鐸卒龜壽盡室亾去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

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乞食於佛  
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  
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  
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儻能  
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貼於  
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然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  
素賈人之妻也夫亾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  
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  
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  
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肩鑠之具悉以付立每出

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  
以來立日未嘗闕乏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  
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  
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  
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讎今乃得  
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  
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  
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畱止視其所  
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  
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

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日更乳  
嬰兒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  
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  
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  
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虬鬚叟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  
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  
公私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  
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

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  
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踪青鳥罷銜箋金杯倒覆  
難收水玉軫傾歌懶續絃從此靡蕪山下過祇應將  
淚比黃泉其二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  
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泥  
玉懶更經營買咲金願作山頭似人后丈夫衣上淚  
痕深其三舊宜游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咲  
樓前花已謝畫眉窓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  
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滴亦須乾  
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見河街上一虬鬚

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  
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  
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閣及寶貨回  
卽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  
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可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奸  
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  
爲難寔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合身  
首支離不唯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  
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  
曰呂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姪亂

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僊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行刑吾今錄尔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惧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齋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韋洵美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及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藻使賫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束更衣修緘獻

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諠洵美乃不受  
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  
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畜何不平事洵美具語  
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  
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年已不  
知所之洵美卽遁跡他所

李勝

書生李勝常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  
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  
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

君能爲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  
星子至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唯觀中道士嘗不禮  
於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惧一日道士閉戶寢  
于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起見所臥  
枕前插一匕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乖崖劍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  
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  
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句  
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

肩斷棗爲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忿起于中實將不利于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劍俠傳卷第二

終

劍俠傳卷第四

明新安吳瑄校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豈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何忍害公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咲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畱事我乎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畱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吳時人謂之大口張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得故弊不如意形於顏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尔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形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以爲言吳公曰尔家事神耶訓曰無之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嘗賜張

訓甲甚弊當爲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吾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厨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因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潘辰

潘展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  
海州刺史展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廐一日  
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廐中覘展栖泊之所弊榻  
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展還  
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銕不  
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展問  
曰先生其有劍術乎展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  
乎展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  
國如期召展俱至東城展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  
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

其勢奔掣其聲錚鏜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  
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展笑舉一手二白  
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愈厚  
表薦于烈祖

###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叅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窓一日  
坐窓下時雨過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  
貧縷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攬鞋墮泥中小兒哭求  
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夕無食賣鞋營具  
今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之償其直少年愧怒罵曰

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且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于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頭上捽其髮瀝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可奉報願以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領書生長揖便去重門鎖閉竟不知所之

義俠

頃有士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尉

獨坐廳上賊乘間告曰某非盜公若脫奉報有日尉視其貌且異其言意已許之佯若不知夜呼獄吏放之仍令吏逃竄及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游至一縣聞縣宰與放囚姓名同往謁之果放囚也因留中廳對榻而寢歡洽旬日不入宅一日歸其妻問曰公有何客十日不入內耶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所保至今未能報之妻曰公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爲機宰不語久之乃曰卿言良是尉偶廁中聞其言急呼童僕乘馬便走衣裝悉不暇取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畧止宿村居

僕人怪其奔走乃問其故尉歇定乃言此宰負恩之狀言訖吁嗟僕人亦泣下忽見一人從牀下持匕首出立尉衆悉驚倒其人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首適聞說方知此宰負恩不然枉殺義士也不捨此人矣公且勿睡當取宰頭以雪其冤尉心惧媿謝而已其人捧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返呼曰賊首至矣命火觀之乃宰頭也揖別不知所之

任愿

任愿字謹叔京師宦家子也稍學書藝豪粗紹祖業無他圖但閉戶而已熙寧二年正月上元晝游街時

車騎駢溢士女和會愿醉仆觸良人家從姬歐擊交  
至歐旣久觀者環遶有青巾忽不平俄歐其人仆地  
乃引愿而去愿曰與君舊無分極蒙荷見救青巾者  
不顧而去異日愿又遇青巾者在途中召之飲乃同  
入市邸旣坐熟視目聳神峻毅然可畏飲甚久愿謝  
曰前日見辱於傭人非豪義之士則孰肯援哉青巾  
曰此乃小故胡足多謝後日復期于此無前却也  
乃各歸愿及期而往青巾者亦先至矣共入酒肆酒  
十餘舉青巾者曰吾乃刺客也有至冤銜之數年今  
始少伸乃於跨間取烏革囊中出死人首以刀截爲

半以半授愿愿驚恐莫知所措青巾者食其肉無子遺讓愿愿辭不食青巾者笑探手取愿盤中者又食之取腦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木棄之於地復云吾有術授子能學之乎愿曰何術也曰吾能用點鐵爲金愿曰旗亭門有先子別業日得一緡數口之家寒綿暑葛日食膏鮮自謂踰分常恐召禍安敢學此幸愛之青巾者歎伏曰如子真知命者也子當有壽仍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愿以酒服之夜深乃散後不復見焉

花月新聞

淄川姜廉夫祖寺丞未第時肄業鄉校嘗與同舍生出遊入神祠覩捧印女子塑容端麗有感志焉戲解手帕繫其臂爲定方歸卽被疾同舍謂其獲罪於神使備牲酒往謝於是力疾以行莫享禮畢諸人先還姜在後失道恍惚見白氣亘空正當馬首天將曉始抵家妻孥相視問訊勞苦方就枕忽聞外間呵殿聲一女子絕色自簷出上堂拜姜母啓焉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曰吾父棄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接懽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

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而出門遂不見姜盡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至何爲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於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戛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已至姜出迎咲曰亾慮矣令視墜物乃一髑髏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滲之悉化爲水姜問其恠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劍仙先與一人綢繆遽舍而從汝以

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  
今事幸獲濟吾去矣纔去女卽來同室如初惟姜母  
之喪哀哭嘔血姜妻繼亾撫育其子如已出靖康之  
變後不知所終

###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  
水簿會北兵動留家于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  
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其羈窮爲買一  
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  
爲已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

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杳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蚤告我我兄善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給曰無之

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  
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  
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益  
惧自分必歿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  
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  
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衲袍贈君君謹  
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  
贈當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  
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  
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亾失也董愕然怪其語

不倫且慮鄰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使登楫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爲舟中奉侍甚謹具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解洵娶婦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愛建炎靖康之際潛積軍功帥湖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爲潰兵所掠數年後洵間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幸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及羣盜戰奏功於朝必爲弟竄名籍中已至正使告命皆在此卽畀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都過河朔孤單羈困或見憐爲娶婦奩裝豐厚不暇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爲活殊用自慰偶以重陽日把盞起故妻之思不覺墮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本朝乎

茲事易辦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具惟命是  
從我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囊橐之  
半萬一捐館當爲偕老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營護  
皆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叅謁潛嗟異遽命車  
招迎見其眉宇秀整言詞明慧益加敬重時荆楚爲  
盜區潛屯枝山縣以天氣向暑別創一廬令洵居止  
且贈以四妾洵意婦不容欲辭之婦曰正需也得  
之誠大幸當兒女撫之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稍移愛  
婦怏怏見辭色一日因酒間責洵曰汝不記昔年乞  
食趙魏時事乎非我力已爲餓孍矣一旦得志便尔

忘恩獨不內愧於心耶洵方被酒忽發怒連奮拳歐其胸婦噤不動又唾罵之至詆爲老死魅婦翩然起燈燭陡暗冷風襲人有聲四妾怖而仆少焉燈復明洵已橫尸地上喪其首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走報潛使壯勇三千人出追捕亾所獲

郭倫觀燈

京師人郭倫元夕携家觀燈歸差晚過委巷值惡少年十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睢盱窺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勝窘甚忽有青衣角巾道人來責衆曰彼家眷夜歸若輩那得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尔

狂道事哄起攻之婦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  
然曰果欲肆狂暴耶吾今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嬰  
兒頃之皆顛仆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行倫追捕  
拜謝曰與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救護脫妻子于危難  
先生異人乎念無以報德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  
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於世了亾所欲豈望報哉  
能一醉足矣倫喜邀至家痛飲辭去曰先生何之曰  
吾乃劍俠非世人也擲杯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響然  
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空而去

劍俠傳卷第四

終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傳 俠 劍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上海河南路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務 上海及各埠

印書館

● D 一七七

商

